

培僑書院憶舊

小冰

在電話上敲定，與老同事燕一起吃飯。由於時間難湊，這頓飯約了兩年才吃上，她說我忙，我說她忙，最後我堅持：她比我忙。燕畢業於華南師大，當年是培僑書院中文科的學習尖子。我們一邊吃一邊聊，聊着聊着，就談起時任校長羅慶琮博士的辦學風格。

燕說：「羅校長一手抓國際學校的教學標準，一手抓地方學校的傳統特色，將中國傳統文化與國際普世價值結合得相得益彰，短期內，就把書院辦得極具特色，那是一所與時俱進的學校。」當聊到學校的社會發展科Social Development課程時，我倆就上了興頭。我說：「SD課程很有型，那時的文化課都安排在上午，整個下午全部屬於SD。學生們參加各種興趣班，又或者，學校用大巴，把一班一班的學生拉去博物館參觀，去展覽館看展覽，去演講廳聽演講，去原住民村落考察民情，去牧場看牛奶生產過程。教學內容極為豐富，在那裏待過的人，不會視而不見。」

羅校長對教師們的包容性極好，他要求教師的背景要多元化、國際化，要體現專業。怎樣體現呢？好比說英文老師要來自英語國家，或從英語國家留學回來；中文老師部分來自本土，部分要在內地讀過書。

燕問道：「那時，每個人都有自己記憶深刻的故事。你的故事是什麼？說來聽聽。」我問她：「你是否記得那年復活節之前的業務學習。會議的最後一個環節，是各科派人匯報討論情況。中文組的科主任曹老師叫我做記錄，結束時她說，『你整理一下記錄，順便做匯報。』我當時就傻了眼，天降大任啊！我對曹老師說：『我的粵語很得罪人呀

！擔心影響中文科的形象。』曹老師說『用普通話講吧，羅校長要求師生們互相適應對方的語言，學校的官方用語除了英語，還有粵語和普通話。』我這才鬆了一口氣，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那天第一個匯報的來自數學組，她用粵語講；第二個來自常識組，用英語講；第三個輪到中文組，我用普通話講。好玩的是第四位，英語組一位叫Paric的白人老師，一上台就嘰里呱啦地來一通日語，之後問大家『粵語、英語、普通話都用過了，我是不是該用日語？』他一下子把大家搞得笑翻了天。」

「還有一個細節，每個周一的早上全校師生到操場升國旗。國旗升上去之後，是學生代表在『國旗下的講話』。有一次『講話』之後，羅校長對負責這個項目的老師說『今天國旗下的講話形式好活潑，符合學生的情趣，他們喜歡聽。』聽到這話，我當時就想起一句俗語『孩子是誇出來的』。我琢磨，這句話可以替換一下主語，變成『下級是誇出來的』。那是一種動力，聽者心裏肯定喜滋滋的，幹勁兒倍增。」羅校長就是這般視野開闊、高瞻遠矚、循循善誘，也不乏豁達、包容、鼓勵、催人向上！

學校不過分追求學生的考試成績，堅持讓他們接受體驗性的學習，羅校長認為：「過分追求書面成績，會忽略學生求學的真諦。」他鼓勵學生操練各種技能，預設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以中國文化為根基，面向世界。書院的學生看上去都幸福、快樂、健康，課程沒有多得讓人壓抑，很少聽說有人需要看心理醫生。

離開書院已久，得知那裏的平均成績突飛猛進，多名同學升入世界名牌大學，包括一名直升牛津大學數學系的跳級生。創校才十來年，這成績，想必樂壞了與學校有關的所有人。

香江憶記

初興期建的徙置大廈，為求盡快建成，所以設計千篇一律，H形大廈的二至七樓為居住單位，面積統統為一百二十平方呎，可供編配五人入住。假如閣下的家庭只有四人的話，不好意思，政府會配搭另一人同住，此舉當然引起居民不滿，最後房屋部門亦只好取消有關安排。

既然港英政府興建徙置區的大前提是要低成本，所以這種徙置大廈都不設電梯，居民出入都要「撐樓梯」，大廈內也沒有個人衛生設施，全層樓近百伙人家只能共用公廁、浴室和水喉，而為了騰出更多室內活動空間，家家戶戶都把廚房設在走廊上，因此每屆食飯時間，走廊就會炊煙四起、百味交匯，成為當年低下層居民生活的一道奇特風景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徙置大廈的公廁和浴室都全部不設防，所以偷窺和非禮風化案件時有所聞，女孩子在晚上十點之後一般都不會單獨光顧公廁和浴室，寧可在家中以痰盂解決，居民生活得十分沒有安全感。

H形徙置大廈的設計另一特色是前後兩伙只有一牆相隔，這還問題不大，最要命的是為了通風，在分隔牆的上半截牆身設置了多個十字形的通風孔，這就令前後兩戶人家的私隱被迫公開，為了堵塞這一漏洞，很多住戶在入伙後都會以物品將通風孔塞住，令原來設計的心思全失。

為了善用空間，住戶在洗衣之後，都會將衣物以鐵線掛在走廊圍牆外曬晾，令本來整齊清潔的外牆變成「萬國旗」飄揚，雖然有礙觀瞻，但卻成為外國遊客取景的好題材；不過，這種晾衫方式也有個弊端，就是往往為小偷創造了下手的好機會，趁居民都外



▲徙置大廈的外牆掛滿「萬國旗」 作者供圖

出上班買餸的時候，予取予攜，居民發現時賊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此外，大廈天台一般都會用作學校，為居民就地提供就學機會，你是否也曾是天台學校的學生？

向大師學習 與青少年閱讀劉以鬯

潘明珠

HK 人與事

尊敬的作家劉以鬯先生於今年六月八日仙逝，令我輩不勝惋惜！瞥見書架上，我們收集了一些劉先生的書，還有他的簽名本，記得那是在東瑞先生和夫人瑞芬安排的聚會中，由劉先生親筆簽名的，是我們十分珍愛的作品。這些書大都是由東瑞編的；我想，幸好他出版了這麼多好書留於後世！

真的，這些作品就是劉先生留下給讀者的文學「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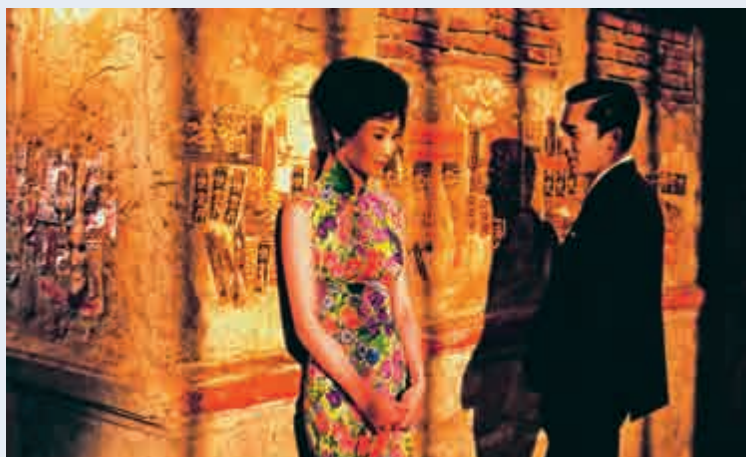
我想，世上的大文豪、大作家，因為他們的經典著作，歷久常新，即使逝世了，仍讓人永遠記住，仍活在讀者心中。

本來，於早前已讀到東瑞的文章，說香港文化界都積極為迎接劉以鬯於二〇一八年尾百歲壽辰，準備各式慶賀活動；而書展文化顧問內部其實亦已定下計劃，將於今年香港書展舉行劉先生的百歲紀念特別活動，邀請劉太、梅子、黃勁輝演講分享，大家都很期待；作為響應及書展前文學推廣活動，我和潘金英都於校園的閱讀講座及寫作坊分享劉以鬯作品，盼青少年通過閱讀及向大師學習，培養文學閱讀及寫作興趣。如今，劉以鬯先生安詳仙逝，上述慶賀活動辦不下去了，但我們覺得推廣及閱讀他的著作是要一直繼續，這也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記得有一次在中學生閱讀活動上，我問學生他們有何文學偶像，我覺得在文學路上，有個大作家偶像作學習對象，可給自己高遠的目標，策勵寫作上的進步。其中不少學生給我的答案都是一些通俗文化名人，終於有一學生說，頗喜歡劉以鬯的《對倒》，這令我很驚喜！我以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片段及劇照引入（因據悉王拍此影片的靈感就是來自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學生都大感新奇，引起興趣看原著小說，並對其中劉以鬯所用的意識流寫作手法漸有概念。

有學生曾天真地問我：他既是偶像作家，你與劉以鬯見過面嗎？很相熟嗎？

記憶把我拉回當初我接觸文學的少年時代，那時唸英文書院，愛讀《小婦人》、《咆哮山莊》等小說，圖書館架上的中文小說則多是台灣作家的書，何曾認識劉



◀王家衛拍攝電影《花樣年華》靈感來自劉以鬯的小說《對倒》 資料圖片

以鬯？真正認識到他的小說，是從何達先先生所推介，何達當時給劉生編的《快報》副刊寫稿，他給我看到劉以鬯的《天堂與地獄》，我看得入迷，當時也迷黑澤明的電影，閱讀時便聯想到黑澤明的《天國與地獄》，故事當然不一樣，但聚焦一場景，藉不同背景的人物心理，及一筆巨款的流出轉手，營造之張力，反映的人性，兩者都顯大師功架，令人印象深刻。

至於與劉以鬯先生，我是未見其面，先聞其聲的，記得他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的大工程時，我由於欠交相片，有一天竟然收到他來電話催交，他話不多，清楚道明要求，語氣帶威嚴，我實在不好意思，匆匆付寄了。劉以鬯任《香港文學》主編，選稿嚴謹，標明「認稿不認人」；記得我第一次投稿之後，忽然收到他打電話來，說會刊登並給了我寶貴意見，令我受寵若驚！小小軼事已見他提攜及鼓勵後輩，不遺餘力。

劉先生是香港文壇泰斗，著作等身，他早年很多作品沒有獲認真整理及出版，相當可惜，幸好於二〇〇〇年開始由東瑞先生及獲益出版事業公司把他的名作重新編印發行，也使年輕新讀者有更多機會讀到他的好書。二〇一〇年，我有幸和小思老師及十多位文化出版界專家擔任香港書展的文化顧問，當時提出了每年推選一位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這是作為肯定本港的傑出作家之榮譽（於當年亦活躍和新書出版的），我們都認為劉以鬯先生是不二人選。這一年，他成為首屆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而獲益為他一連出版了《甘榜》和《熱帶風雨》兩部作品。

我喜歡鼓勵學生：有機會要去見偶像

，聽大師作家演講分享。有一年香港文學節，我便帶學生去聽劉以鬯和小思的講座。劉先生建議學生要自我閱讀課外的知識。他平常除了寫作，原來有很多興趣，我介紹學生看他寫的《模型、郵票、陶瓷》，大家都驚訝，他的郵票等藏品那麼豐富，他的興趣又賦予了他新的寫作靈感。

在眾多劉以鬯的作品中，我與青少年學生研讀得最多的，是他的微型小說《打錯了》，我常以此作例，分析雙線發展、交叉互牽的情節鋪排；在此小說中，一個聽電話的細節，影響角色的一生，從中也可令學生留意及反思細節是如何重要。

劉以鬯對香港文學貢獻很多，像他這樣重要的作家，一定要讓更多年輕人認識，和閱讀他的作品。所以於二〇一六年，當黃勁輝博士拍好了《劉以鬯：1918》這文學電影，及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放映及座談會，我便高興地向學生介紹這麼有意思的活動，惜正值是六月份學生考試期，很多學生都推說不能參加，實在浪費了好機會啊。這部電影以劉以鬯先生的生平為本，記錄了他接近一世紀的文學創作歷程，十分難得。黃勁輝導演於今年的藝術發展頒獎獎台上說，他經歷六年努力，拍了劉以鬯和也斯的影片，現得獎就如黑暗中拾到珍珠。非常欣賞黃導演的電影，他的堅持和努力為我們留下文學大師的珍貴記錄，期望此影片有更多機會放映給公眾觀看。

劉以鬯先生享齡近百歲，福壽全歸，如今他雖然羽化而去，他留下許多優秀作品，東瑞說：「劉以鬯是香港文學之寶，當之無愧！」劉以鬯先生將長存於香港作家、華人作家和所有讀者心中！

茶養出來的悠閒（之四）

李憶君

人生在線

在鶴鳴茶社我終於看到了老虎灶，它是已經消失了的歷史文物。因此我所看到的並不是「原件」，而是最近幾年「恢復」過來的。到底時代不同了，老虎灶的恢復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以前的老虎灶是燒柴火的，而現在是使用天然氣。在缺煤的那些年代，為了節省能源，並非家家戶戶都燒熱水，因此老虎灶這種熱水店，就等於是一個熱水供應站。

老虎灶的稱謂，是因為灶頭的形狀像老虎而得名。老虎灶的爐膛開口在正前方，形似一隻張開口的老虎，灶尾的煙囪管則像老虎翹起的尾巴。爐頂上面是一片大鐵板，擱着十幾個銅壺，在同時燒着十幾壺水。

當然了，這所謂的「恢復」，不外乎是一種懷舊，是消亡之後的另一種興起。一旦領略了，抓住個中趣味，往往又覺得新鮮可喜。

難怪鶴鳴茶社的茶客，各年齡段的都有。如果你認為上茶社喝茶的都是些老年人，那你就錯了，在成都，上茶館喝茶是不分年齡的。我甚至看到有個年輕的媽媽把小孩抱在懷裏，

一邊喝茶一邊嗑瓜子呢。

在現實生活當中，誰沒有一大堆世俗的煩惱？這些啊，都得找個去處適時釋放，於是往茶館裏一坐，在喝茶聊天間煩惱也變成了樂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化之形成，充滿地域性。成都的古典與現代並不矛盾，反之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交織成一種成都特色——即使有一肚子的不痛快，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胸中塊壘很快便自落去。

比如老虎灶的恢復，是消亡後的再興，是訪古歸來。

而事實上，成都都是一座很現代化的城市，時尚是必然的。

要描述成都，得從多個方面；經濟起飛，物質生活相對質量高。加之成都人捨得吃捨得穿，更懂得玩，尤其對時尚最感興趣。要知道現在流行什麼嗎？去春熙路吧，只要在那裏站上一會兒，你就能找到答案。說春熙路是時尚的指標，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都說成都美女多，成都的美女最時尚，而成都的時尚在春熙路。

午後的秋陽暖洋洋的，我站在春熙路上，真不知該怎樣去描述這座城市的風貌與質量。

可毫無疑問，我喜歡成都，喜歡成都人的閒散，覺得他們很浪漫。

燈下集

美是一種狀態，可以刹那芳华，也可以恆久如斯。刹那芳华，如曇花一現，傾盡一生的美麗；恆久如斯，如知性女子，不同階段綻放不同的美。

在《花藝之旅：尋訪世界頂級花藝大師》一書中，余若以美為引，尋訪了世界上九位知名花藝大師，他們中有戴安娜王妃和卡地亞的花藝設計師約翰·卡特、愛馬仕長達十五年的花藝設計師巴蒂斯·彼圖、包攬迪奧每年花藝設計的艾瑞克·肖萬、馬雲的御用花藝師凌宗勇、荷蘭花藝界的「不老男神」楊亞森等。他們審美的標準各異，作品的風格各異，但在書中的字裏行間，始終躍動的是對美不變的追求。

彩顏色中的熱烈，來成就自己如康乃馨般強壯的生命，三十二年凍齡有術，成就藝術與人生的完美融合。

我最喜歡的是「只想從頭到尾矢志如一，只做他的小生意」的約翰·卡特，他的淡然令人心動。他的工作室就是一間小小的經過改造過的馬廄，整面外牆都是金銀花，再加上內裏的簡約，恰到好處的夢幻，使整個工作室如塵世中的童話世界。我喜歡他那顆不擴張店面、也不去辦連鎖店，只做小小生意，保持對花藝純美追求的初心。「我不會那樣做，那樣做的時候你必定是愛上了經濟收益的成就感，而我愛的是花」。他不斷攀登花藝藝術的巔峰，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不懈的去努力，他的生命已經調整成了「花時間」，每天凌晨兩點起床，出發購買花材，然後到工作室忙碌，每晚八點早早睡覺，生命純粹而簡單。

在我們快節奏的都市生活裏，早已忘記

了還有一種不急不徐，張馳有度的生活，那種感覺就像四季的變幻，一切自然而然，一切無需急迫，當你觸碰到這種韻律，這種節奏，你的腳步自然會慢下來，心也會靜下來。此時你再做任何事情，呈現的那是藝術，而不是技藝，更不會以一種臨場競技狀態去面對生活。

一個人總將神經繃得太緊，對世界溫柔的心會過早凋謝。花藝，是爭分奪秒的藝術。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為這些嬌嫩的生命，塑造出新的生命組合，此時，每一朵花連在一起，它們不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渾然成爲一件藝術作品。為了讓整個花藝作品，呈現最好的狀態，花藝師要與時間賽跑，在這爭分奪秒的藝術中，保持如約翰·卡特般的淡然，快的是手上的動作，慢的是內心舒緩有致的節奏，和一切運籌於帷幄中的自信。我相信他手上的花兒會感受到他內心的從容與淡定。

用一生的時間追尋美

胡艷麗

美，沒有標準，也不應有統一的教科書，重要的是哪一種美的狀態更適合自己。正如東方的美與西方的美不同，東方的花與西方的花不同，在書中，東西方的花藝師對藝術的理解也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狀態。東方的花藝師在與花的「交流」中，更多的喜歡在氣質層面去解花語，讓花傳遞出自己的情感，頗有禪茶一味的感覺；而西方的花藝師，更重要的是色彩、造型以及現代感，那是一種動感而又熱烈的花藝。

來自台灣的花藝師凌宗勇，他說他看重的是花的骨氣，而不僅僅是花的色彩，他喜歡呈現生命最自然本真的狀態。他不刻意去區分新與舊、東與西的差別，而是盡可能的向自然溯源，向生命本身溯源。

尋訪九位花藝大師的旅程，也是九次與美邂逅的旅程，他們呈現出的不僅僅是繽紛多彩的花藝，也是九種不同的生活態度、生活哲學。以花裝點人生，以花成就事業，以



▲《花藝之旅：尋訪世界頂級花藝大師》講述對美的追求 作者供圖

花修養身心，固然是生活與美學的完美結合，但其實不論你愛上的是一棵樹、一株草、一種小動物，還是繪畫、寫作、製圖、編程、金融或是管理，若能保持一顆尋找美、發現美、成就美的心，美好可以隨處綻放，美就在我們心中。